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主编 许辉

寻找 一棵树

郭明辉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主编 许辉
Anhuisheng Dierjie Qianyue Zuojia Congshu

寻找

郭明辉 著

一棵树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找一棵树/郭明辉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9. 7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许辉主编)

ISBN 978 - 7 - 81093 - 997 - 3

I. 寻… II. 郭…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11762 号

寻找一棵树

郭明辉 著

责任编辑 朱移山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 次	2009 年 7 月第 1 版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邮 编	230009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总印张	191.5(本册 12 印张)
	发行部:0551-2903198	总字数	3235 千字(本册 221 千字)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印 刷	安徽联众印刷有限公司
E-mail	press@ hfutpress. com. cn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 - 7 - 81093 - 997 - 3

定价: 570.00 元(全 15 册)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庄保斌

名誉主任 杨 屹

副 主 任 吴 雪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枫 庄保斌 许 辉

吴 雪 季 宇

主 编 许 辉

我们对文学新皖军充满期待

许 辉

2007年8月，安徽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合肥召开，安徽省作家协会顺利进行了换届。新的省作协领导班子产生后，即按照省委、省委宣传部发展和谐文化、打造文学精品、重振文学皖军雄风，再创安徽文学辉煌的指示精神，在省文联党组的大力支持下，积极构思了一些发展安徽文学事业的大举措、好项目，签约作家活动就是其中之一。

安徽文学院和安徽省作家协会，于2007年10月25日启动了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工作，应聘作家报名的热烈程度，是我们始料不及的。至12月5日报名截止，我们共收到报名应聘作家的材料74份，其中小说作家29人，散文随笔作家15人，诗歌作家14人，理论批评作家6人，少儿文学作家5人，80后青春文学作家4人，其他文体作家1人。

我们成立了两个专门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的技术审核委员会和由13名委员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报名作家的材料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审读，并进行了认真、热烈的讨论和两轮投票，从中遴选出了21名优秀的签约作家。

在这21名签约作家中，小说作家9名，特邀小说作家1名，散文随笔作家两名，诗人3名，散文诗作家1名，纪实文学作家1名，少儿文学作家两名，理论批评作家1名，80后青春文学作家1名，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中关于签约作家构成的要求。

年龄方面，年龄最大的签约作家出生于1962年，年龄最小的出生于1984年，21名签约作家的平均年龄不到38岁；40岁以下的签约作家共15名，占签约作家总数的71%，均符合“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的要求。

性别方面，“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未做规定，也不是我们关注的选项，但在以创作实绩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5位女性为签约作家，这既是我省中青年作家参与文学创作的某种现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这还有可能改变我省文学界参加全国性的文学盛会欠缺女性作家的非正面形象。

文学姿态方面，这批签约作家中，既有追求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家，也有更多地接受了新文艺思潮的作家，既有人坚守土地原则，也有80后对独特家庭和社会文化背景的探讨，本届签约作家呈现出了比较多样和开放的结构。

宏观地看，这21位签约作家年龄轻，起点高，视野比较开阔，他们比较有比较

充足的生活积累、有较好的文学、文化学养，有些作家已经初步在中国文坛站住了脚跟。我们对本届签约作家的创作能力有信心，也有理由期待他们成长为安徽文坛的生力军！

对整个招聘过程进行总结，我们觉得用两句话可以概括我们的感受，那就是：“安徽文坛基础好，安徽作家队伍厚；我们对安徽文学充满了期待！”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遗憾。

虽然我们努力地希望扩大签约作家的招聘名额，但限于经费的困囿，我们还是有很多无奈的遗憾：整个拔优选萃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一个不断忍痛割爱的过程，一些优秀的青年作家、特别是散文随笔作家、诗人，由于我们名额有限和文体结构的原因而未能入选，但他们的文学努力和创作成绩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签约一年半以来，各位签约作家辛勤、辛苦、富于创造性的劳动，使我们的签约作家工作开出了灿烂的花朵，结出了甜美、丰硕的果实。全体签约作家均按时完成或超额完成“第二届签约作家招聘方案”规定的创作任务，他们在全国各重点文学期刊发表的作品，占据了2008年安徽作家在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半壁江山，他们的创作成为安徽文学创作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丰硕的成果，不仅仅是签约作家个人的荣誉，也使签约作家的主管单位——省文联、安徽文学院、省作家协会，品尝到了收获后的快乐、期待后的满足。谢谢各位签约作家！

现在，经过我们积极努力，“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丛书”签字付梓了。这既是各位签约作家对自身文学创作的一个检视、一份总结，也是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工作取得的又一丰硕成果，还是安徽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收获！

推动签约作家攀登他们自己心目中的文学高峰，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我们将会继续最大化地使用我们所有的服务资源，倾心、全力地为签约作家，为全省的作家作者做好后勤服务工作。我们也会继续放眼文学的原野，去寻找那些已然生机勃勃、但还未能笑傲蓝天的文学新生命。

但我们的服务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

希望签约作家们潜心寻找自己的文学命运之路，知难而进，勇往直前！

2009年6月5日于合肥

（作者为安徽省文学艺术院常务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安徽省第二届签约作家活动项目负责人）

目 录

1976 年的隐私	1
1894 年的厨子	18
腊月初八打劫	44
寻找一棵树	72
九月九日的垃圾	97
宋朝小姐	123
郎里个郎	156
后 记	156

1976年的隐私

1. 大水

1976年夏天，我老家清塘发了一场大水。那年我七岁，发大水的那天晚上，我住在公社卫生院里的地震棚里。我爸秦厚言是卫生院的赤脚医生，我妈孙玉莲刚刚生下我妹妹小痒才三天。

那场大水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场大水是因为下了一场很大的雨，而那场很大的雨是因为有个叫唐山的地方闹了大地震。为什么唐山地震我们这里要发大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场大水淹了我家南洼地里的玉米，还有玉米地里的绿翅膀的蚂蚱。我还知道，大水淹死了生产队里的两头牛，一头是黑牯牛一头是黄牯牛。大耳朵家养的花肚皮的老母猪淹死了，六只小猪秧子也淹死了。

我姑姑秦厚芳来伺候我妈坐月子时，大致描绘了一下大水的情况，然后她着重讲述了大耳朵家猪被淹死的情况。我姑姑幸灾乐祸地说大耳朵他妈心疼死了哭死了。就这也是活该！

我姑之所以这么卖劲儿地说大耳朵家老母猪的悲剧，是因为几天前，大耳朵家的老母猪拱过我家的菜地。我家菜地里的两畦黄白菜一畦韭菜不知道喝了我们多少尿，长得恁好，帮子挺括着叶子支楞着，大耳朵家的老母猪竟敢偷吃。我发现这个情况后马上禀告我妈，我妈让我拿根粗棍子去撵，我拿不动粗棍子，就拿一根细棍子去撵。我妈在后面喊，朝它肚子打朝它肚子打！我知道我妈为什么让我朝它肚子打，因为它的肚子里有小猪秧子了。我妈那时候怀着三痒，她知道哪是她的要害，所以也就知道大耳朵家怀孕老母猪的要害。我听我妈的。我就朝大耳朵家老母猪的肚子上打。大耳朵家的老母猪欺负我人小，根本就不理我，一边拱我家的菜一边冲我瞪眼。我妈看我制服不了大耳朵家的老母猪，就挺着大肚子一晃一晃

地赶过来，手里果然拿着一根粗棟棍子，照着大耳朵家的老母猪的大肚子就是一棍子。大耳朵家的老母猪马上叽哇哇地跑开了，临走还叼走我家一棵黄白菜。

大耳朵家的老母猪当然不会告状，但大耳朵他妈很聪明。大耳朵他妈看到自家老母猪嘴里叼着的那棵黄白菜，她马上想到发生了什么。

因为以前她家的老母猪就拱过我家的菜地，我妈已找她交涉过，但大耳朵他妈不讲理，说我也没叫猪去拱你家的菜，它咋不拱别人家的菜，要怪就怪你家的菜长得太好了。这话真是气人！这话简直就不是人话！我妈生气了，说，你家要是不管好猪我家就不客气！大耳朵他妈说，随便你。我妈气昂昂地捂着肚子回到家就从厨房灶后找了一根擀面杖一样的粗棟棍，放在随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后来果然派上了用场。

大耳朵他妈从猪嘴里夺下那棵黄白菜，直奔我家的菜地。那时候，我和我妈正在心疼猪拱过的菜地。说是心疼菜，其实我妈一直在骂大耳朵家的猪和大耳朵他妈。我也心疼我妈，所以我也和我妈一起骂，正在这时候，大耳朵他妈来了。

大耳朵他妈来到以后，什么话也没说，劈头盖脸就骂我妈和我。大耳朵他妈骂人水平很高，她的特色是唱着骂，在村里我们都知道。我妈直起她不太方便的身体，马上还击。大耳朵妈骂人厉害，打架也厉害，扑上来就要打我妈，我妈大着肚子，不敢跟她拼，躲闪的时候不小心摔倒在被猪拱过的菜地里，大耳朵他妈见有机可乘，扑过去骑在我妈的身上撕我妈的头发。我妈这时候也不骂了，一个劲儿地喊我的肚子我的肚子。我想当时我妈是警告大耳朵他妈她已经怀孕了，没想到这一下却提醒了大耳朵他妈。大耳朵他妈松开我妈的头发，说就打你的肚子，就打你的肚子。在这之前，我早就吓哭了，我听到我妈在嚎，别打我的肚子，别打我的肚子！

大耳朵他妈当时打我妈的肚子也和我妈打她家的老母猪的思路如出一辙。在我听到我妈叫的时候，我一下子不骂了，用我刚刚打过大耳朵家老母猪的棍子打大耳朵他妈。大耳朵他妈皮太厚，我打了她几棍子她一点反应也没有，照样打我妈的肚子。我妈开始哭喊，大痒大痒，快快！

我不知道我妈喊我快干什么，但我马上趴下来撕大耳朵他妈的头发，后来我觉得我的小手实在不能撼动大耳朵他妈，就趴在大耳朵他妈撅得老高的大屁股上狠狠地咬了一口。我听见大耳朵他妈叫哎哟我的屁股，我想大耳朵他妈终于感觉疼了。果然，大耳朵他妈放开了我妈，过来应付我，但我叮在她的屁股后死也不放，后来，我姑姑他们来了把我们拉开了。大耳朵他妈一瘸一拐地往家走，边走边骂，我妈没有还嘴，她一直捂着肚子在哼哼叽叽。

我妈的月子快坐完的时候，那场大水也差不多退下去了。这期间，在

臊哄哄腥哄哄的公社卫生院我爸的宿舍里，我不知听了多少遍我姑关于大水淹死大耳朵家猪的传述。我姑姑年纪轻轻的，却很啰嗦。她给我妈倒尿盆的时候说，给我小妹小痒洗澡的时候说，给我洗脚的时候说，她自己洗脸的时候也说，后来我发现，她只要一看见水就要说这事。我妈生下我小妹躺在床上没事干，也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听，一遍遍地回味，一遍遍地附和，好像觉得很过瘾。后来发展到，由我妈主叙述，我姑姑听，我姑姑回味，我姑姑附和。后来我也参与叙述，给我妈和我姑她们两个一块听来回味。

所以，关于那年那场大水，后来我就记得大耳朵家的花肚皮的老母猪和六只小猪秧子淹死了。也就是说，只要一提起那场大水，我便想起大耳朵家猪的事了。

后来，我再也没有关心我姑和我妈她们议论大耳朵家猪的事，因为我突然浑身瘙痒，尤其是下半身。

2. 瘙痒

我的名字叫痒痒。在我二妹和三妹没有出生前，我家里人都这么叫我。后来我两个妹妹相继出生了，他们就开始叫我大痒，也就是说，我二妹叫二痒，我三妹叫小痒。

关于我的名字，我妈给过我一个含糊其辞不太明确的说法。她说因为她从小怕痒，跟我爸恋爱时还是怕痒，结过婚以后也还是怕痒。所以我的名字就叫“痒”了。这一点理由显然说服不了我，更别说说服别人了。但名字就是名字，给别人叫就行了。就跟大耳朵一样，大耳朵名字叫大耳朵，其实耳朵一点都不大，他爸他妈给他起这个名字怎么想的也未必能给他解释清楚。

我在村里的前前后后是个出了名的疯妮子、假小子。男孩子干的事我都干过。我在六岁时还跟大耳朵他们男孩子一起蹲在大茅坑边上屙屎拉尿，大耳朵他们挺着小肚子用尿袭击树根上的蚂蚁时，我还在旁边呐喊助威。如果我能像他们那样，我相信我也会做的，但我知道我不能。我能和大耳朵他们一起泡在水塘里玩水、摸螺蛳。他们光屁股我也光屁股，一泡就是大半天，我妈喊我我不理，用塘泥把脸糊上让她找不着。

后来我妈曾吓唬我说，光屁股下水塘不好，长虫会钻到肚子里的。

我说，大耳朵他们光屁股下水塘怎么没事？

我妈说，他们是男孩子，你是女孩子。

我还是不明白，还是往下问。

我妈啪地一巴掌，给了我一个干脆而响亮的回答。

小痒满月那天，我在卫生院的家里来了好多客人来喝满月酒。二痒也回来了。

二痒比我小两岁，从两岁时一直被我姥娘带着。我姥娘家住在县城上，那时候，我姥爷还没平反，还在卫生局扫地。二痒回来的时候，不仅不跟我亲，跟我爸我妈也不亲。我姥娘让她喊我妈，她也不喊，扭着小屁股唱呀跳的，只顾自己玩。二痒这次回来穿得很漂亮，白白胖胖的。最可气的是，穿着一条花裙子，口袋里还装着奶糖，我跟她要她不给，还用口水吐我。我就去抢她的糖，她往我姥娘身边跑，我就不敢抢了。我生气极了。

这时候，我的身上已经开始发痒，痒得很厉害。我一边抓身上，一边看二痒吮奶糖。二痒吃糖的样子比什么都甜，好像全世界的甜味都在她的小嘴里。我受不了了，我浑身痒得更厉害。我就跑到后院墙根前去找野薄荷止痒。野薄荷能止痒我们那里人人都知道。我揪了一把野薄荷叶子揉一揉，退下短裤现场往身上搓，搓得痒止了，提上裤子就想起了二痒的奶糖。也该二痒的糖给我吃，就在我提起裤子要回屋的时候，我发现二痒躲在墙拐后面偷偷在看我，她一定以为我来这里是搞什么好玩的名堂。我猜出了二痒的心思，装着捉什么东西的样子在墙根处东找西找，二痒果然上了我的当，她也忍不住跑过来东找西找。一等二痒靠近我，我猛地扑过去，将她掀倒在地，从她的花裙子里抢出两块奶糖。二痒知道上当了，哇哇乱叫，小腿乱蹬，我发现二痒漂亮的花裙子里面竟然光光的，没穿短裤。

我抢了二痒的糖以后，赶紧跑得远远地躲藏起来。因为我听到我爸跑出来问二痒怎么了怎么了，二痒哭着向我爸告状。我爸抱起二痒，冲着我吼，大痒，大痒，你给我滚回来！

我当然不会滚回去。我滚回去我爸肯定会揍我的。我爸我妈揍我太正常了。

我跑到卫生院的后门边，坐在树阴里听公社里的广播。我的嘴里吮着从二痒那里抢来的一粒糖，另一粒被我紧紧地攥在手里。手心里有了汗，手心里有点粘，但嘴里很甜，心里也很甜。

公社的广播在唱：“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那时我也会唱这一句，但我，还有大耳朵他们都把这一句唱成：“驴熊黑马你万舅，狠婶坏蛋熊揪揪。”后来广播结束了，我就听树上的知了叫，知了一叫就往下撒尿，凉凉的。后来我身上又痒起来，我就乱抓，后来我累了就睡着了。

后来，我姑姑说，她找到我的时候，看见我在睡，我的一只手不停地在抓我的两腿之间。我的另一只手一直攥着，那粒奶糖已经软化得剥不开

了。我的手上和两腿之间都叮了好多苍蝇。

送走了客人，我妈我姑我姥娘他们开始清点收受的礼品，我爸则把所有的剩菜归拢到一个大盆里，没有人问我吃不吃饭，我不停地抓痒。突然，我爸好像想起我来，走到我跟前，我以为他要打我，赶紧腾出一只手把头抱着。我爸说，死妮子，今个儿，饶了你！就这一句话，他又走开了。这时候，小痒哭起来了，我妈赶紧去给她喂奶。我姥娘和我姑停下对礼品的盘点，一起把目光转向我。

我在抓痒。

我姑过来看看我的身子，对我爸说，哥，大痒要治一治。

我姥姥也过来看看，也说，要治一治。

我爸走过来，在裤子上抹抹手，把我拉到门口的亮处，用他赤脚医生的眼光看了看我的上身，然后命令我两腿叉开，要看我的下身。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给他看。我爸就在我的屁股上狠揍了一巴掌，我还是不愿给他看。他就一只手抓住我的一条腿，用力一拉，我的两腿就分开了。我想他一定看清了我的下身了。

我的当赤脚医生的爸在对我作过检查之后，说，没啥事，火毒，夏天发大水，水后毒气生的。

然后，我爸让我姑去找些艾蒿和荆芥草来煮水，煮开后倒到木盆里晾着。等晾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命令我洗澡。我不干，他一把把我拎起来放到水里，我哇哇乱叫，就是不愿洗，我爸又打我屁股。我还是不愿洗，我妈听我哭了赶紧跑出来，说，叫个啥，把小痒吓醒了，我打死你个死妮子！

我爸开始强行给我洗澡。我在水里哭着与他对抗。我姑在旁边好像看出点名堂，过来夺下我爸手里的毛巾，说，哥，你去找药，我给她洗澡。

我一下子不哭了。我爸说，这死妮子咋着了？

我姑看看我，意味深长地说，哥，咱家大痒是大妮子了！

我对我姑有点感激。那年夏天，我身上的痒好得不是太快。我爸再不给我检查，只给我一小瓶龙胆紫药水，后来龙胆紫药水不管用，他自己又配制了一种药膏。那种像鸡屎一样的药膏。我都是自己擦的，谁都不让帮忙。

后来，溃烂的地方，结了很硬的痂，痂掉下来留下疤痕，到现在还没有褪去。也许永远都不会褪去。

3. 疟疾

疟疾在我老家叫“老瘴”，得了疟疾叫“打老瘴”。

那些年，一到迎秋的时候，我们老家那一片就开始流行“打老瘴”。“打老瘴”很有意思，比如说，今天张三打了老瘴，过几天张三好了，张三的邻居李四就接着打老瘴，再过几天，李四好了，跟李四见过面的王五再接着打老瘴。所以，要是谁家有人打老瘴，谁家的人都不会受欢迎，要是串门什么的，也会被人关在门外。但是，不管怎么防，只要时候到了，一个村子老瘴还是都要打一遍。所以，那时候，我爸他们几个赤脚医生特别忙，忙着给社员发放一种像红豆子一样的药丸。也不知道那些药丸药力怎么那么差劲，一次吃一大把，像吃炒豆子一样也打不走老瘴。

我爸他们那时候还做一些宣传，主要宣传预防老瘴的重要性。我爸他们经常背着药箱，提着石灰水挨村窜，在社员们房子的土墙上写一首顺口溜：疟疾蚊子传，得病误生产，三天三次药，根治不再犯！我爸他们写的字不是太好看，石灰水的浓度也不够，写完了字下面都留下密密麻麻一片鸟屎一样的白斑。这样的顺口溜在家我爸就把我教会了。我是把它当着歌来唱的，我爸在前边写我在后边唱，他写一句我唱一句，其他的大人孩子就觉得我好有学问，其实那时我和大耳朵他们一样都不认得几个字。但我记住了，他们没记住。我就教他们，还教会了不少人。

但是，就在我把他们都教会了以后，他们开始发挥，开始创作。他们居然把我爸我妈还有我的名字都编进了顺口溜。在村里玩，就能听到大耳朵他们这样唱：疟疾大痒传，得病误生产，得了疟疾病，去找秦厚言，三天三次药，根治不再犯。要是还再犯，就找孙玉莲。

我听了非常生气，跑回家跟我妈说了，我妈也非常生气，说是哪个驴养的编的？我说不知道。我妈就让我去查查是谁编的，我就去了。在村里转了半天，虽没看见大耳朵他们，但我认定是大耳朵他妈编的。因为大耳朵他家的老母猪拱过我家的菜地，因为大耳朵他妈和我妈打过架，所以就是大耳朵他妈编的。

我赶紧跑回家跟我妈说，是大耳朵他妈编的。

我妈说，你查出来的？

我说，是。查出来了。

我姑说，我看也像，大耳朵他妈那臭嘴，就会编顺口溜，她骂人都是编顺口溜。我妈当时正在给小痒喂奶，想了一会儿说，她姑，咱去撕那骚货的臭嘴！

我姑也不是好惹的。我姑说，走。

我姑说走就走，我妈就把奶头从小痒的小嘴里扯出来，小痒马上不愿意地哭起来。我妈要去撕大耳朵他妈的臭嘴，只好把小痒放到床上，让我看着。我不干，我一定要跟她们一起去撕大耳朵他妈的臭嘴。我妈就要打我，正在这时候，我爸回来了。

我妈就把事情跟我爸一说，我爸听了笑笑，说，怪有意思的，会编！我妈我姑对我爸这种反应明显不满，她们的意思跟我的意思一样，一定要去撕大耳朵他妈的臭嘴才是。

我爸说，不要惹事。

我妈说，这事不管，以后还不跑到咱锅台上屙屎吗？！

我爸走到厨房，背对着我们说，吃饭！

我妈我姑就只好气呼呼地开始吃饭，正吃着，我干爸来了。我干爸是公社武装部马部长。

趁我爸和我干爸喝酒的时候，我妈就把这事跟马部长一说，马部长没说话，看看我爸。

我爸说，事倒不是啥大事，就是一个顺口溜，只要不影响公社的卫生工作就好。

我妈说，影响，咋不影响？大耳朵他妈就是破坏公社的卫生工作。

马部长酒上了脸，闷了一会儿说，我看也是，这事要管。然后他又抿了一小口酒，滋溜一声。

当天晚上，我爸回来说，大耳朵他妈被公社抓起来了。

我妈好兴奋，问，关在哪关在哪？

我妈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我妈提出来了，我就不提了。我瞪着眼看着我爸等着回答。我爸好像对我们娘俩这种态度有看法，没有马上回答，但他说了一句话，我一直没弄明白，我妈可能也不会明白。我爸说，马部长要关她两天，我替她说了情，人不关了，罚她今年冬天上六天河工算了。

我妈说，为啥？

我爸说，那六天河工是咱家的。

我妈还是问，为啥不关她？

我爸说，真是她编的吗？

我妈看看我说，是她编的。

我坚定地说，就是她编的。我爸也坚定地说，你给我滚到床上睡觉去！

我老老实实在床上去睡觉，很快就睡着了，很快就做梦了。梦里大耳朵她妈被捆在树上，树长在我家的菜地里，菜地里什么也没有，有一条长长的河，长得没有尽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掉到水里了，我喝了好多

水，我还想喝水，我冷得发抖……

天快要亮的时候，我醒了。

我爸光着膀子对我妈说，大痒发烧。可能打老瘁了。我妈伸手摸我的头，我只看见我妈的手。我妈说，打老瘁。我打老瘁了。打老瘁真是太难受了。打老瘁就是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热的时候一身汗，冷的时候打哆嗦。最难受的是嘴里苦，苦得找不到舌头找不到牙。在出了多少汗打了多少哆嗦之后，我强烈要求我妈给我一碗糖水喝。我妈不给，我妈说糖是给小痒喝的。我就哭，大声哭。我爸不耐烦了，因为我搅了他们睡觉，他严厉地制止我的胡闹。

我爸从他的赤脚医生的药箱里取出体温表甩了甩，然后命令我张开嘴，如果是糖水的话我会张开嘴的，但不是糖水是体温表，我不张嘴，我爸就用他的大手挤开我的嘴，把那根凉丝丝的体温表插进我的嘴里。

我爸把体温表插入我的嘴里以后，转身去了后门。我听见后门吱呀一响。我知道我爸去尿尿。后门的窗台底下并排放着我爸的大中小三个夜壶，每一只都被他亲手擦得锃亮，冬天把它们拿到床头，夏天放在窗台下面。我曾偷偷试过几次在夜壶里尿尿，每次不是弄湿了裤子，就是弄湿了夜壶，从来没有成功过。我不明白，在什么里面尿尿有什么关系，我爸为什么把尿尿的事情搞得那么复杂。

我又听到后门的响声，我爸尿完尿回来了。

我爸回来以后从从容容地从我的嘴里抽出体温表。

我爸冲着亮光看了看体温表，说，四十度，多喝水。

我妈可能知道四十度意味着什么，放下小痒起来给我冲了一碗糖水，但条件是我必须要咽下那一粒苦得要命的“奎宁”。我爸说，奎宁是好药，一般人搞不到。

我妈冲的糖水一点都不甜。反正，不是我的嘴太苦了，就是我妈把糖放少了。

4. 拖拉机

我打完老瘁以后，我妈又给我布置了一个新任务，带小痒。我爸我妈要去收玉米和黄豆。

我不干。我说玉米和黄豆不是都叫大水淹了吗？

我妈说，都淹了你吃什么？还有没淹的。

我还是不干，我不带小痒，我要去收玉米黄豆。我说，我又没有奶，小痒哭了我怎么办？我妈说，你不会哄？我说，我不会。我爸过来给我一巴掌，问，会不会？我不敢吭声了。我知道我的反对是无效的。

小痒真是太烦人了。除了睡着了，小痒没有不哭的时候。我一听见小痒的哭浑身都难受。小痒还有一点很怪，喜欢听我妈唱的一种怪腔怪调的歌，一听就不哭了。我妈唱的怪腔怪调的歌是这样的：

扯一扯哎捞一怀，槐树底下搭戏台，人家姥娘都来哩，小痒姥娘咋不来？今个儿不来明个儿来，明个儿不来罢了台，罢了台呀罢了台，伊呀嘿嘿呀伊嘿。

我唱的腔调一定比我妈唱的还要怪，所以，不仅没有把小痒哄睡着，反而把她吓着哭得更厉害。我不得不考虑换一个歌来唱给小痒听。我会的歌实在不多，我给小痒唱那首顺口溜：疟疾蚊子传，得病误生产，得了疟疾病，去找卫生员，三天三次药，根治不再犯。不再犯呀不再犯，不再犯呀不再犯。我这么一唱，小痒居然不哭了。我把小痒放在床上，自己跑出去玩。那时的天好蓝那时的风好清。卫生院的院子里实在没有什么好玩的，我就到隔壁的公社大院去玩。

公社大院好玩的东西比卫生院好玩得多。我最喜欢的是一辆东方红拖拉机。那台拖拉机那时候是我见识的最好玩的东西。拖拉机很高，我费了很大劲才爬到拖拉机上。坐在驾驶座上，握着方向盘，嘴里突突地给它配音，觉得很过瘾。

就在我独自陶醉独自过瘾的时候，一个头很大身体很壮的男人走了过来。那个男人朝我骂，谁家有X养没X管的孩子？你搞啥破坏？

他这样骂，我就听明白了是在骂我，吓得我赶紧下来，一不小心裤子挂在一颗螺丝钉上，从后面把我的裤裆扯开了。那个骂我的人见我跑，他一下跑到我跟前一把把我抓住，我反抗，我想挣脱。但这是不可能的。那个男人的手太大太紧，我的胳膊在他手里一定像根筷子一样。可能为了把我抓得更牢，他的另一只手一下从我的裤裆里抄进来，把我抱了起来。我说过，我的裤子被扯破了，我的裤裆被扯开了。他的粗壮的手一下捞到我的那个地方，他的手很粗很热，还有点汗津津的。这些我都是通过下面那个部位感觉到的，我的脸红了，我气愤了，我一口咬在他的胳膊上。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见有人说话。我一看是干爸马部长。

马部长说，大头，咋回事？

大头说，这X养的来搞破坏。

马部长认出是我，笑笑，说，把她放了。

大头说，X养的搞破坏！X养的咬我！

马部长说，放了她。秦医生家的妮子。

大头把我放下，看看我说，不是小子？

马部长说，大头给我买包烟去。

大头接过马部长的钱，还在说，他妈的，不是小子呀。

大头去给马部长买烟去了。马部长走到我跟前，他也发现我的裤子扯破了，不紧不慢地在我屁股上拍了一下说，回家吧。

我回到家时，小痒正在哭。

小痒在床上拉了一大摊黄叽叽的屎。小痒拉屎太不会拉，拉在床上也不要紧，她一动那摊屎就糊在她的小屁股上，更糟糕的是她的那个地方也糊上了屎。我要赶紧把小痒的屎处理好，不然，我妈回来不会饶了我。

小痒的屎倒是不太臭，但很粘。她吃了我妈那么多奶却拉出这么难看的屎真是太不应该。她还好意思哭，哭我也不会哄的，反正我妈我爸也听不到。但我必须要把她的屎清理掉。小痒屁股上的屎清理得还算顺利，但她裆里的屎却让我费了好大劲。我一点一点地用尿布擦，她的那个地方里面的屎还是清理不干净。我第一次那么仔细那么认真地看那个地方。我知道，我的那个地方和小痒的是一样的。

大头汗津津的大手捞到我的那个地方，和小痒糊上了屎的那个地方是一样的。

我清清楚楚地记住了。

5. 黑袖章

二痒又回来了。二痒回来是因为我姑要结婚了。

二痒这次回来还是穿戴得漂漂亮亮的，还是口袋里装着奶糖。但二痒这次没等我抢，却主动给了我两颗糖，我当然很高兴。不过，我姑说，二痒这妮子刁。我问为什么。我姑说，二痒只给两颗糖，要是你抢说不定要抢走多少呢。我一想我姑说得也是，但二痒给的糖已经放在我的嘴里了。抢不抢要再看二痒的表现了。

二痒的表现让我非常满意，我决定带二痒出去玩，当然在卫生院院子里没有什么好玩的。我带二痒去公社大院。说实话我是不敢带二痒爬到拖拉机上玩了，但我们可以远远地看，我给二痒讲拖拉机的好玩之处，别看二痒在城里长大的，拖拉机她还没玩过。二痒听我讲得很好玩就让我带她爬拖拉机，我不敢，但我说，你要是再给我一颗糖，我就带你爬拖拉机，二痒果然又给我一颗糖。我吃了糖，二痒催我带她去爬拖拉机，我还是不敢。二痒就让我还她的糖。我一口把糖咽到肚子里。二痒就哭起来了。

我说，二痒不哭，我教你唱歌。

二痒不哭了。

我和二痒坐在公社大院子的铁门旁，一句一句地唱。我学我妈的腔调唱“扯一扯呀捞一怀”，二痒说这歌她会，我姥娘教过她。我就教她唱顺